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211
11 April 1974
CHINESE

第六届特别会议

大会

第2211全体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一日星期四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贝尼特斯先生

(厄瓜多尔)

——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7〕(续前)

——冈比亚共和国总统达乌达·贾瓦拉爵士阁下讲话

——演说人：

西索科先生(几内亚)

沃尔丁先生(新西兰)

水田三喜男先生(日本)

赫努佩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夏普先生(加拿大)

姆旺加先生(赞比亚)

布兰科先生(乌拉圭)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散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分发的，所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

盼望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议程项目 7 (续)

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冈比亚共和国总统达乌达·贾瓦拉爵士阁下讲话

主席：我荣幸地宣布今天我们请到冈比亚共和国总统达乌达·贾瓦拉爵士阁下。

我现在请礼宾处处长陪同冈比亚总统和秘书长进入会堂。

冈比亚共和国总统达乌达·贾瓦拉爵士阁下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我谨代表大会欢迎并介绍冈比亚共和国总统达乌达·贾瓦拉爵士阁下。我现在请贾瓦拉总统向大会讲话。

贾瓦拉总统：我们从手上的大量证据以及各国代表的启发性和精辟的发言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着世界经济史上一段最动荡的时期。连续不断的货币危机，加上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在推波助澜，贸易和援助的条件又不断恶化，当前我们又面临干旱的情形，再加上最近的燃料危机，产生了一大串迫切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威胁着第三世界的生存。

召开这届会议的时机不能再适合了。因此，在继续讲话之前，首先我希望向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总统的高瞻远瞩，和他倡议召开联合国大会本届会议来讨论对我们各国人民的生存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表示感谢。

我坚定相信本届会议不会只是另一个草拟和通过耳熟能详的决议和表示虔诚希望的讲坛而会首先驱使发达国家表明一种愿意对我们实现我们的发展愿望承担更多的道义和政治义务的态度，如果做不到这点，我们的努力是很难产生任何成果的。我们在发展中世界里的穷国常常听到劝告，要我们放现实一点，因为我们不能过高地指望我们的不断请求能有很大的效果。我认为，富国盲目地看不见与发展中世界进行较自由的贸易的潜在利益，盲目地漠视削减经济援助的潜在代价，是不智的。

在困扰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复杂和严重的问题当中，最近证明国际货币危机和舶

来的通货膨胀是最火急的问题，因而支配了所有国际讲坛的讨论。这两个现象对我们成长中的经济的影响既深远又严重。因此，如果我们希望挽救国际经济秩序，不让它全面崩溃，产生混乱，我们有责任尽一切力量有效地处理这些迫切的问题。

过去一年来货币的普遍浮动刺激了动荡与不安，对外贸，——我们经济的支柱——对发展计划，一般说来都有不利的影响。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主要为了向有周转困难的国家提供各类贷款的布雷顿森林制度并没有充分地照顾到发展中经济的需要。虽然这个制度普遍地鼓励了世界贸易的增长，但是，下面的事实也同样是真的：

(1) 在世界贸易的贸易总量中，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量一直在减少，而发达国家的贸易量一直在增加；

(2) 同样，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也一直在下降，而发达世界中的国与国贸易却不断地上升；

(3) 从一九五〇年到六十年代尾，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成长率由百分之五降至百分之四，而整个非洲只能勉强得到百分之二的平均成长率。

一个在一九四六年由主要的工业国家设立的制度——没有发展中世界的参与——其不太注意发展中国家加入自由国际贸易与支付制度后所面对的特殊问题，是无足为怪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规定了国际货币制度的运行应提供充分就业的机会是十分适当的。当时也规定，当一个国家面对严重的失业问题时，削减国内经费并不是调整收支平衡的适当办法了那也是适当的。但是这些观点都是从一九三〇年代个别工业国家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观点的适用性很是有限。在发展中国家，失业和半失业不可能由需求管理的简单过程加以解决。但是，正如该制度对充分就业的目标不能采取中立的立场一样，它也不能够不关心甚至比充分就业更迫切的发展需要。

因此，常远来说，全面改良货币制度是唯一合理的答案。不过，我们都知道，

在通向改良货币制度的道路上仍然是困难重重的，成功仍然没有踪影。可是，我们可以一点一点地做，尽量减少目前制度固有的弊端。最低限度，有两方面的改良似乎是可行的：

- (a) 在国际支付与储备中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作用；
- (b) 设立调节货币管理和货币有秩序浮动的临时规则。

在这方面，现在的确有一个迫切的需要：加强国际货币基金使它能对可以影响世界性的经济情况的外汇汇率政策有更大的影响力，同时对在国际贸易中起显著作用的国家的需求管理政策施以严格的国际监督。

第二个迫切的，需要我们立刻注意的问题——我已经提过它——是舶来的通货膨胀。冈比亚，象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需要大量依靠国际贸易。事实上，最近几年来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已相等于我国国内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因此，国际势力快速地移到我国国内经济之上，并不是奇怪的事。过去，许多这些势力给我们的国内经济带来了好处，协助我们的国家走向进步。可是，过去两年来，国际贸易场所一直是工业国家向我们的国家转嫁极严重的，或更恰当地说，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的工具，使消费者濒临极大的危险。

我们在冈比亚已经尽了我们的最大的力量抗拒这个潮流，而且采取了艰苦的政治决定，保护我们的经济，免受通货膨胀的腐蚀。可是，不用说，一个小国家，不管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对于防止来自边界以外的力量，所能做到的事有很大的限制。

很不幸的，工业国家的通货膨胀不单有日益恶化的迹象，而且可能带来经济活动的急剧减速——工业世界的普遍衰退。出口收益的不断下降，加上进口商品的价格暴涨，对我们之中许多国家的经济不能产生很坏的后果。

我提到过干旱的问题。这并不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严重困难中最不严重的一个。冈比亚与其它在苏丹——萨赫勒分区域和非洲其它地区的国家在一起，都要面对长期和严重的干旱问题。干旱现象严重地打击了农业和牲畜业的发展；这两者都是

维持我们的经济的必不可少的血液。对于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大部份人口来说，我们的问题已经不是改善生活素质的问题，而仅仅是争取生存的问题。抗旱之战需要我们每个人从善意出发，下定决心，火速地采取行动。

联合国系统所表现的带头作用是很值得赞扬的。尤其是联合国创立了萨赫勒特别办事处，证明它要继续关心我们遭干旱之殃的人民危急和迫切的需要。我还要指出，国际社会中具有好意的国家对我们的关怀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可是，我们还没有渡过最大的难关。如果要协助这些人口走上复原的道路，便需要国际社会不断加强努力。我的杰出同事尼日尔的阿马尼·迪奥里总统曾经富于想象地说，要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努力，不说其规模，至少其范围不会比现在名著一时的马绍尔计划小。

我们需要促请各发达国家重新研究它们为评价现在所设计来弥补旱灾灾情的各种中期和长期工程和计划的既定标准和条件。如果它们要不断认识我们的真实需要，他们的援助标准应考虑面临旱灾问题的集体经济的特殊性质。这就是最重要的途径，足以加强我们使全世界摆脱这种自然灾害的决心所需要的团结和真诚好意的。

我们要谈遍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就不能不提一下燃料的价格。最近油价的急剧上涨无疑地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了严重和复杂的问题。燃料价格的不断上涨会助长国际收支问题和促成经济的衰退。以冈比亚来说，进口燃料的价格上涨很容易会勾消我们今天收到的经济援助。产油国家希望减轻当前石油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这种政治决心是非常值得赞许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工业国家也应该学它们，下定决心，全面迎战通货膨胀。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集中讨论了需要立刻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忽略了不断困扰我们国家的贸易、援助和货币合作各方面的长期问题，那是危险的。我们目前面对的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不能够有效地处理这些由来已久的问题。

如果我们到头来要避免灾祸，我们就不能忽视发展中国家经济情况的冷酷现实。

营养不良和高婴儿死亡率仍然不断困扰我们广大的人民。粮农组织的估计证实：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人民受饥饿或缺乏营养之苦。在发展中国家，婴儿死亡率仍然很高。以一千个安全诞生的婴儿的死亡率计算，发展中国家的数字高于发达国家的数字四倍。第三世界国家的平均寿命同样是低的。西方人的平均寿命比发展中国家一般人的寿命长百分之四十，比非洲某些地方的一般人的寿命长一倍。文盲很普遍。今天已经比二十年前多了一亿个目不识丁的人，使文盲总人数达到八亿左右。失业与半成业正在蔓延成长。差不多有相等于发展中国家全部男性劳动力的百分之二十的人失业。而且在许多地方，城市人口正在以双倍于都市就业成长率的速度增加。

我们一方面深陷于这许多问题之中，而另一方面我们发觉富国和穷国之间按每人计算的平均收入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越来越大，并没有缩减的迹象。最大的差距已经超过三千美元。当我们考虑远景时，严酷的情况看来更是每下愈况。根据目前的预测，到世纪末，差距可能达到九千美元。到公元二〇〇〇年，预料美国按每人计算的平均收入大约是一万美元，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这个数字仍然不会超过二百美元。

大会无疑将体会到在援助和经援发展方面的成就还是不能使人完全满意。当然我们尽力强调发展的责任主要要靠自己，不过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大部份发展中国家所能够动员的国内资源的水平仍远远落后于达到第二次发展十年成长目标的需要。因此我们需要外援来拉近差距，补充我们国内努力的不足。

不幸的是援助的数量不但依旧呆滞不前，它的条件反而越来越苛刻。目前，甚至连发达国家把国家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拿出来完全用于发展援助这个并不为奢的目标，也没有达到。如果这方面的国际援助要有效的话，我认为应该以下列目标为基础：(a) 帮助发展的外援数量应有大量的增加；(b) 这种援助应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上的演变，以期在最短可能的时间内达到自给自足的成长。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必须采取步骤：

(1) 减轻外援的条件，最终目的是要外援的条件与现有的国际开发协会的条件相配合，同时逐步增加援助内的赠予部份；

(2) 增加通过有如国际开发协会、非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基金等多边金融机构提供的资源；

(3) 解放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财经援助，使它们能从最便宜的市场购进物品。

在国际贸易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目标是非常清楚而且是众人皆知的。几十年来我们通过了无数关于稳定商品价格的决议、关于主要产品缓冲贮存的决议、关于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决议、关于消除限制贸易措施的决议、关于通过非互惠关税减让放宽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的贸易的决议、和关于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和促进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决议。但是这些都没有很大的用处。而油价危机只使得这些问题越来越尖锐。

我已经提到过在货币制度中固有的若干问题。很不幸的，到目前为止关于该制度的所有改变或改良都是出于十国俱乐部——西方最发达的国家——之手的，看来很少考虑到发展中世界的利益。我认为如要对该制度作任何长期性的有意义的改变，应考虑下列各点：

- (a) 生产下降和储备损失的赔偿；
- (b) 保证对外价格的稳定；
- (c) 需要把物质资源移到发展中国家去，以供发展用途。

我已经提纲挈领地介绍了一大堆可能补救许多不断困扰发展中世界的毛病的措施。我们有共同利益去合作制订和执行这些措施，而关于这方面，我们非常鼓舞地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对某些影响我们进步的关键问题能达到一致的意见。这已经反映在当前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协商中。发展中世界多方面表现了团结和共同目的意向。我深信，如果我们在这个会议上表现同样的精神，我们所渴望的目标就更容易达到。

我从发展中国家的观点说明我们的立场，真的 感觉到如果讨论变成是观点和

立场的对立，或者换句话说变成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针锋相对，对会议的成功会有多大的危险，因为国际经济合作记录毕竟并不是全是消极的；但对我们在发达国家的朋友，我要强调现在需要他们表示更积极的支持和合作。寻求解决第三世界面对的由来已久的问题是我们——我们全体——的共同利益。我们不能忘记，借用戴维·霍罗威茨的话来说：

“世界上的富裕地方不能依旧是矗立动荡大海中的平静小岛，再也不能是在穷困沙漠中唯我独富的绿洲。”

主席：我代表大会，谨向冈比亚总统为我们发表重要的讲话表示最诚恳的谢意。

西索科先生（几内亚）：主席先生，我代表我们的代表团并以我个人名义要向现任不结盟国家会议主席胡阿里·布迈丁先生阁下表达我们最热烈的祝贺，因为他对提议举行本届联合国特别会议作出了有益和有利的倡议。

本世纪下半个世纪最为显要的大事无疑是殖民制度的崩溃和以前的属国的获得独立；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国际贸易的空前发展；新的资源的开采以及世界经济生产能力的随之而增加。

不过，这种发展进行得不均衡，并产生如艾哈迈德·塞加·杜尔总统所描述的一种情势，即：

“...这种浪费世界资源和消费过剩的文明有益于某些国家而有害于具有大宗初级商品的发展中国家。”

隔离工业化世界同发展中世界的种种不平均现象现正获得证实；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增大和加深。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发展中世界不得不依靠世界收入的百分之三十来维持生计。二十六亿人口之中，差不多有十亿的人口正苦于营养不良，有九亿的人口每日所得不到美元三角。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方面的份额已自一九六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三减至一九七〇年的百分之十七点六。向发展中国家移转的资源正在继续减少，而这些国

家的外债却在十年中增加了四倍，超过了已经是天文数字的八百亿美元。

即使并没有把握的联合国种种预测获得实现，发展中国家国民的每人平均收入总额仅能增加八十五美元而发达国家的此项增加数却为一千二百美元。这样一来，发达国家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将为三千六百美元，而发展中国家的此项收入仅为二百六十五美元。因之，工业化国家所制造和维护的这种情势便日益恶化，而国际货币危机对于此一趋势更是推波助澜。这种情势已使我们的人民认识到他们越来越贫穷的那种无产阶级的民族地位，并已使得他们觉醒——这是在他们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所有方式的剥削的斗争中已有的觉醒。因之，几内亚革命领袖说我们已到达“我们历史上的一个转换点”，并说：

“亚洲和中东人民有愈来愈多的决定性胜利；尽管在有的地方遭遇挫折，但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的人民运动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向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反抗的非洲人民所发动的日益猛烈的进攻；无疑都是在国际秩序方面代表着一个时期終了和另一个时期开始的一个历史性运动的种种特色”。

艾哈迈德·塞加·杜尔总统去年三月在科纳克里接待联合国秘书长的时候曾说过如下的话：

“我们必须铲除支配着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的真正根源，从而提供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这个问题便是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借着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不平等的贸易条件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实际而越发显著的剥削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希望用单单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获得增长的办法来减少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现有差距简直是痴人说梦。

“我们必须作一明白的努力去打破现状。而达成此事所必需者唯有革命而非演进。”

对于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战略重要性的这一新认识就象确认和具体证明对自然资源具有主权一样，是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特别关系的一件事。让我们再度有力地强调这一点：现在问题并不在于作种种让步损害我们劳动大众的利益问题，

相反地，是在于如何使我们各国获得推进、发展和经济独立的问题。联合国大会第1803(XVII)号决议的序言部分里和执行部分第2段中不是曾重申各国为了符合它们民族的利益计有着自由支配它们自然资源的不可剥夺权利吗？

我们的代表团甚至认为这个对自然资源具有主权的观念绝不应局限于业已特别独立的那些国家，而应加以扩大以包括那些现在仍在为它们的政治独立而战斗的国家。

不幸这些国家主权的实际行使常常为跨国公司越来越多的否定行动所阻碍。这些绝对不是统一与和平因素的巨大公司利用它们的经济力量去扰乱经济的均衡并在操纵事务，往对它们有利的方向走。它们干预各东道国的内政，造成动乱，发动军事政变以及暗杀意图反对它们破坏和反革命阴谋的任何政治或工会领袖。我们在非洲和整个拉丁美洲所见到的种种实例在这方面均有高度的教育意义。

我的代表团认为一个民族据有着可能有潜在的富源的领土，就有权力使用它的力量来做任何事以臻于繁荣、进步、强大并如在物质方面最发达国家中的任何国家一样受到尊重。

面对着迫切需要发展第三世界的财富俾可提高我们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准，同时又面对着我们这些国家资本缺乏和技术落后的情况，几内亚赞成建立最后将由民族企业接管的种种联合事业。

总而言之，我们希望我们能自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援助获得惠益。我们希望做到无需克己吃亏便能完成的发展。这个意思是说，第一，在开采自然资源方面，可以接纳的外国资本的来源和利用要由国家严加管制；第二，将外国资本有系统地某些战略性的经济部门中去除；第三，因此而设置的各公司股本中必须有国家参与；第四，对利用外国独占事业的利润需有种种措施以增加民族资本的累积。

这些都是我们各国所面临的眼前和长期任务。就几内亚共和国来说，它自从获得独立以来便一直能够从事这个艰巨的任务而且我们荣幸地已将它胜利完成。

几内亚人民在这方面所获得的种种成果是显然的。现在已不再有没有几内亚大股参

加的任何公司在我们国家中开采自然资源——我们所想到的是博凯、弗里吉亚、米费尔吉和其他这类公司。

国际贸易的结构仍然反映出一种由殖民约束产生的经济型态，后来称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国家均曾受制于这种约束。贸易的种种办法助长殖民化及对被统治国家的自然资源的加紧和有系统剥削，使这些国家沦为单一作物的种植者。一九六七年的阿尔及尔会议、一九六八年的新德里会议、一九六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以及一九七二年的圣地亚哥会议，它们究竟达成些什么成果呢？如果说对于改组国际经济关系的结构曾获得某些成果，则我们不能不说这些会议在我们各民族所引发的种种希望，并没有获得证明。贸易的办法几乎完全保持着原来的状态。发展中国家几乎一直是以愈来愈低价格出售初级商品的货仓，而那些供给制成品和生产设备的发达国家却因它们愈来愈高的货物售价而大赚其钱。发展中国家集团输出所得的购买力已跌落到一种地步，即它们以某一输出数额所能购取的输入数额，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五年的五年时期中已减低了十分之一。一九七〇年时各发达国家按人口计算的每人平均收入为二，六九〇美元，但发展中各国的此项收入却为二一〇美元。

所有这些事实已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它们在所有国际经济或贸易会议上均充分地道出了这种心声；但是各项基本的问题仍在，这些问题如后：贸易条件的不公平；初级商品价格和市场的稳定；参加发达国家的市场；一种普遍优惠制度。

我的代表团认为我们最好来谈一谈关于贸易条件不公平加深的问题，因为我们与富有国家之间从来就没有平等过。事实上，是什么问题呢？如几内亚国家元首艾哈迈德·塞加·杜尔总统所说：

“我们正在谈论关于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借着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不平等的贸易条件对发展中国家真实的和愈来愈利害的显著剥削问题。关于普通所谓的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不是势所必然的。这是由于执行基本上很坏的一种存心剥削的制度之故。要发展中国家处于贫穷状态是一种绝对不正

常的现象，因为它们是广大矿藏，动力资源和其他所有资源的合法主人翁，这些资源遭受掠夺而富有国家的繁荣便是建立在这种剥削上面的。由经济大国订定的制成品价格可以上涨而这些经济大国却可把那些为制成品所必需的初级商品价格维持于不变或者甚至让它们跌价，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的代表团认为本届特别会议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来订定发展中国家输出价格，使这些价格能与它们必须输入的制成品和生产设备的价格相连接。为了达到在世界市场中真正购买力能由输出货物单位来决定的目标和原则起见，就拿铁、铁矾土等矿产来说，这项订定价格的原则应以此等商品所能换取的制成品为基准，就价格增加比工业产品为高的农产品来说，这些产品价格应以某一时期输入货物一般的增长指数为基准。

国际协定问题亦已摆在我们面前。如我们所知，这些协定的需要系起因于一项事实，即初级商品价格快速和常常猛烈波动引起了发展中国家输出收益的重大不稳，使它们完全不可能加以计划。

国际社会已负责采取步骤来防止发展中国家输出货物价格所受的广大变动，不过在另一方面对于限制工业货物价格的同样波动却没有或几乎没有做到。从日内瓦以迄圣地亚哥的所有贸发会议的令人失望的经验，使得我们知道如果发展中国家不用联合阵线——这可以给予这些国家以富有国家必将顾及的一种经济和谈判的力量——来反对中心国家的政治意愿，则按照目前状况是没有机会能够在几年之中获得真正成果的。我们只需很快地回顾一下迄今为止就初级商品所缔订的协定数目。

我们可知这些协定的数目比起很长的初级商品一览表来要少得可怜。如果我们看一看达成一项协定所需的平均时间，则我们有理由担心恐怕再过一个世纪也未必能达成我们为了稳定物价现正寻求的种种协定。我们务必要充分注意这个问题，我的代表团认为有关国家迫切需要团结起来扩大经济上的种种结合，以此作为基础就可以大大加速谈判和签署这些协定的过程。

我的代表团认为建立输出数额和缓冲储存制度仍是最佳的解决办法。虽然如

此，但是为这些储存事先和事后筹措资金的问题仍是大家所恒久关切的事情，而我们的意见是除了由发展中国家和各国际货币机构加入这项工作以外，发达国家应更加广泛地参加国际社会所从事的这项全面工作。谈判和签订多边合约、和取给于各个准备储存和盈余储存的市场，亦为我们注意的事项，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社会应鼓励和支持一切足以便利这些谈判并保证对这种售货可加以监督的行动。

末了，我的代表团要对石油输出国组织在维护生产各国利益方面所采取的行动表示极大的满意，并希望一九七四年三月间创设于科纳克里的国际铁矾土组织也将获得同样辉煌的胜利，俾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实现一种公正和更为和谐的均衡。我们这样说，同时也要指出据我们所见这种联合不是和不应是为对付任何人而设计的。几内亚革命最高领袖国家元首最近曾在铁矾土会议的开幕典礼中说过如下的话：

“我们结在一起，并不是对付任何人，而是反对使得全世界变成贫穷的一种不公平制度，以便促成一种公正的制度有助于全世界的富足……”

“我们要建立一种制度使得业已工业化的国家能按照对它们经济可说是公平的贸易条件获得它们所需要的初级商品……我们要说明并且要有力地说明，为了发展而使我们吃亏是不公平的，而且就正义而言，对于我们具有意义的唯一发展是借着我们的合作和确实互利的办法来完成的一种发展。”

事实上，除了市场组织的政策以外，我们还必须确定方法和办法为发展中国家产品获得市场。不过有一项事实，即一俟发展中国家开始将它们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放进市场，许多发达国家的政策便会对它们立刻竖起全面性的壁垒以限制和甚至阻挡它们的进入市场。

所有这些措施的后果是大家十分清楚的。就长期来看，那些措施将危及发展中国家将它们产品投入被保护市场和第三市场的能力，因而增加了由发达经济增长的客观情况所造成的种种困难。

所有那些现象阐明了为什么这个问题一直是在所有国际经济和贸易会议上为我们所关心的主题。在这些会议上也有许多的决议，它们的后果可笑，使得我们的

希望落空。富有国家借着聪明的办法将左手给予的东西用右手把它取回，唯一的目的是在把特别有碍于边缘经济进步的一种状态永远保持下去。这些办法已为人识破，无所遁形，它们是五花八门的。现在的唯一问题是发达国家是否会表现必需的政治意愿来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开放它们的市场，以及它们将订立什么样的放宽方式。

此外，在多边谈判范畴以内，普遍优惠制度问题亦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之一。发达国家政策在原则上已同意此事，但在实际上却以叫做“保护条款”的借口来加以破坏，使得整个原则丧失意义。

就我的代表团来说，它认为唯一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实施广及所有发展中国家和所有产物而不需互惠的一种普遍优惠制度。

总而言之，我国认为建立在种种显然不公平的基础上的现有经济关系包藏着严重紧张的根源，时间一久可能危及世界的和平与均衡。这便是应把这些经济关系加以有系统的纠正的缘故，以便顾到现正苦于贫穷、无知和饥饿的数逾十五亿人类的利益。艾哈迈德·塞加·杜尔总统在讲到这些经济关系的变化时曾说：

“我们需要的不是演进而是革命。今天为了保证我们各民族有较佳的前途所进行的这个斗争中，最要紧的是发展中国家必须依靠自己，它们必须在所有国际会议上组成一条共同阵线。”

我要请在此出席的各位代表注意一件事，就是在我演讲完毕以后，由秘书处分发给各位代表的小册中可见到几内亚代表陈述中所指出的许多引语。

如果说制成品和初级商品的价格问题是国际贸易的显著特色，则贸易关系的其他方面现正支配着由所谓的富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整个剥削制度。在航运方面，按照它们贸易、输入和输出数量和它们商船队的载重吨位几乎可以控制全世界整个贸易的工业化国家已为它们自己建立了一种称心快意的地位，使得它们能够决定运输方面的条件。

一九七二年，发展中国家仅控制世界航运吨位的百分之七点六和世界航运总重

量的百分之七点一。

航运界用“公会”制度建立了一整套的惯例，以便更紧密协调它们的工作，但却有害于发展中国家。这个制度使得航运界能够：

第一，分享运输并防止发展中国家发展商船队；

第二，片面订定航运运费率，虽则那些运费率并不符合真实的市场趋势；

第三，如一九七一年十月间在科纳克里港口所发生的情形那样，不与发展中国家各有关服务处和机构商量便可以一种任意和歧视性的方式征收附加税；

第四，维持运费率，不管港口的费用水平；以及

第五，采取各项限制措施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参加航运公会，等。

这一种情况只能使发展中国家业已非常困难的处境更加恶化，它们在世界贸易所有方面的利益无不受到严重影响。我们应注意的发展中国家的其他困难如下：

第一，缺乏外币和国际收支亏绌的更加恶化；

第二，发展中国家输入和输出货物成本价格的增加；以及

第三，航运方面的压力，勒索和经济依赖。

所以，迫切需要根本改革国际贸易关系，一定要在航运方面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参加。

不过，从一九六四年第一次日内瓦贸发会议以来，这一方面一直就没有获得进展。遗憾的是阿尔及尔的七十七国集团建议、新德里第二次贸发会议的建议以及各专门委员会的许多建议都没有能够使富有国家感觉到应该进向平等和公正的解决办法，更不用说是推动它们这样办。

那就是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一面要继续在贸发会议中作斗争，一面还须在它们本身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它们相同的利益和处境越发需要它们团结一致。为了根据它们民族的合法利益从事广大的区域或分区域经济合作起见，发展中国家必须立即建立一条共同阵线。它们务必继续这个伟大的战斗，最要紧的是依靠它们自己的力量。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首先团结它们本身的种种工作并加以协调，则

它们便不能期望从工业化国家得到什么。

业经拟议的某些措施仍然迫切需要而且必须迅速加以执行，这些措施为发展国内和多国商船队；创办区域或分区域规模的各跨国公司；援助发展中国家来加强它们的商船队，使这些国家有效和增多参加航运，以及改革各项贸易协定以容许这些国家的参与。为此之故，关于输入—输出运输的一种分配办法实为贫穷国家商船队的利益所必需。

我可以在这里指出一个合作的例子，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二日阿尔及利亚和几内亚缔结了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阿尔及利亚和几内亚两国互相给予对方权利，可以用各自的船队运载两国间交换物品的一半，保障它们的船队能参与加强为双方谋利益的贸易关系。

我们还可以再举出下面的措施：建立国家托运人组织，并重组它的区域组织和分区域组织；由发达国家以合理条件贷款给发展中国家，以购买船只和支付为训练人员而设的技术援助的费用；建立公会和托运人之间的协商系统，并实行一项公会守则。我们所需要做到的，是要找出最佳的方法和途径，在国际关系中恢复公正与公平。

航运是发展贸易关系的有效工具。在适当的条件下，航运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取得外汇，储蓄外汇，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减低货物的成本，并使它们在航运界里争取到某种程度独立性。

几内亚共和国了解航运的重要性，所以一向呼吁发展中国家真诚团结，在真实的非洲基础上推行区域或分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一九七三年七月举行的几内亚和利比里亚政府间会议是这类合作的杰出例子。

在我们国家，我们已设立了一个专业化的航运企业。我们预期这个航运企业与各大矿业工程一起会对我国与世界各地的贸易关系起决定作用。

发展不足这个普遍问题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就是说它不单是一个可以按每人平均收入用数量说明的问题，而是与发展中国家技术的极端落后性有莫大的关系的。这种极端落后性，尤其是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落后性，是这些人民数世纪以来忍受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统治的结果。关于这方面，艾哈迈德·塞加·杜尔总统说：

“人们忘了，亚非两洲大部分地区都曾长时间受到殖民地或准殖民地的统治与蹂躏。这种情况造成了世界的平均发展。在科学、技术和经济方面，欧美与亚非拉之间存在着一种可悲的不平衡状况。这种状况的受害者是亚非

拉。我们知道，当大部分亚非国家摆脱殖民帝国主义所加于的苦难时，这些国家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总起来不及帝国主义国家的二十分之一……”。

发展中国家了解这种表示了它们历史上一个阶段的情况，它们不愿意继续做历史上的被动者。现在——我们不怕强调——我们正当地期望参与工业国家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工作，使我们能发挥人民的创造力量，为科学进步作出一切贡献。

我们相信，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接触现代科学和技术。这种国际合作内容当然很多，包括下列各方面。

第一，在工业国家大学、训练中心和科学研究院里受科学和技术训练。

第二，以派遣外国专家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方式而提供的技术援助。

第三，以引进现代设备的方式向工厂和研究室提供现代技术，因而推动技术和科学研究的发展。

第四，工业国家以有利条件给予发展中国家执照和特许证。

第五，由发展中国家的专家不断参与国际或发达国家召开的座谈会、会议和科学研习班。

第六，广泛传播科学知识，特别注意有关这方面的著作权问题。

这每一方面都引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大会必需为它们找出适当的解决办法。不错，十多年以来，国际组织和通过双边协定所作的安排曾大力推动科学训练。可是，我们必须再提请大家注意我们都十分熟悉的问题，就是人才外流的问题。帝国主义工业国家通过这种人才外流的现象把它们自己训练的我们的受训人留为己用。

关于技术援助，艾哈迈德·塞加·杜尔总统明确地以下面的话讲明了几内亚共和国的立场：

“帝国主义一方面声称要帮助我们克服技术上的落后情况，而另一方面又把援助的代价提得更不合理地高：它只是把声称的援助转变为推行新殖民统治的颠覆和腐化工具。它们所派给我们的专家被视为东道国的官员，可以在执行他们的公务时取得重要的文件。而这些专家们把这种特权变为服务帝国主

义的有效手段，并为同样目的利用他们与国家官员接触的机会腐化他们，吸引他们进入帝国主义的雇佣阵营。帝国主义所声称为提供“技术援助”而供我们使用的基金完全是由它管理的。这些钱都是用在满足它给我们派来的本质上是为它服务的特工的需要上面。用作提供必需设备的款项，充其量只不过是援助的极微小一部分。因此，实际上合约从来没有被遵守……”。

这种现象不但不会促进我们国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或者是缩减这些国家和工业国家之间的差距，反而破坏了国际合作应有的互相援助的精神，因而进一步把差距扩大了。

正是有鉴于这许多我们面对的问题——虽然许多工业国家向我们提供援助时表示了好意和诚意——所以我们建议通过一个国际法令，它的精神是要促进我们各国能够接触我们刚才提过的现代技术的各个方面；使科学与技术能够民主化，就是让全世界人民和劳动群众能有效地接触到这些科学与技术。

很久以来，建立在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基础上的国际货币制度一直在经历着深远的危机，而这个危机在发生下列事情后达到了顶点：把美元变为不能兑换的货币的决定；美元的两次贬值；重整货币的协议；目前差不多所有西方货币的浮动。所有这些变动已对国际外汇市场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动乱。根据贸发会议各主管机构的估计，在一九七一年，各次货币贬值加起来使第三世界的购买力降低了五亿美元。

在贸易方面，这多次的货币贬值减少了发展中国家获得出口市场的可能性。这些国家的产品，特别是半制成品，已经被货币贬值的主要国家的产品逼得无法竞争。

而且，若干大国重估币值，使发展中国家要多付入口商品的价格，加重了它们的外债负担。

最近货币的普遍浮动已使我们无法作出认真的经济预测。

投机增加了浮动资金的国际流动，使大量资金不能到达它的正常目的地，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购买力，提高了利率，使国际贷款的条件更苛刻。

面对着这些经济和金融的混乱情况，发展中国家召开了多次会议，以期制订保

护它们经济的有效方法。因此，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圣地亚哥举行过第三届会议后，非洲国家又召开了一连串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和阿比让召开的贸易、发展和货币部长级会议；在卢萨卡召开的非洲开发银行会议；在内罗毕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会议。

就几内亚而论，我们的立场以下面的观点为基础：第三世界国家只有首先团结，才能确保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国家经济，对抗资本主义经济的动荡与剥削。

在货币方面，几内亚主张非洲所有货币应脱离帝国主义国家的货币制度，并呼吁创立一个明确的非洲货币区。

面对着国际货币制度的改良问题，几内亚象国际货币基金的其它非洲成员国一样，对当前货币普遍浮动的局势极不满意，非常希望能回复到一个定价的兑换制度。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的行政问题，我国希望发展中国家能多参与该基金理事会的工作。至于该基金资源的分配问题，我们相信分配应该在更公平的基础上进行，使发展中国家所得的一份能有相当数量的增加。

几内亚与其它非洲国家一道，呼吁创立直接与经济发展有关的特别提款权。

关于发展援助，我国代表团特别重视这种援助的补充性质；发展援助不应在任何方面阻止每一个个别国家自力更生。这样，我们强调了首先要看自己的力量，然后再依赖只可以补助我们的不足的外援这个看法的重要性。我们觉得发展中国家不应采取消极态度，等待发达国家屈尊答允拨出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几。我相信发展中国家应采取行动，这当然就是说它们必须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各点，如果我们希望承担起大胆应付国际社会面对的历史要求的责任，加强我们这个组织及其有关机构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可以指出，今天我们关心的问题已经由我们政府的发言人年复一年地在联合国讲坛上提出来。我国政府认为，我们必须通过变动联合国的结构、职能及工作方法使这个组织更有活力，更有处理业务的能力。我们必须使它适应目前必不可少的工作，使所有国家能平等参与解决我们面对的迫切问题，不致辜负爱好正义、和平和进步的力量所寄予的希望。正

如在联合国秘书长最近访问几内亚时艾哈迈德·塞加·杜尔总统所说：

“联合国的结构必须要作一次重大的改革。特别是那著名的否决权，这个明明反民主甚至是压制性的否决权，必须要撤销。指导我们组织工作的所有规则，必须以维护各大小民族和国家的权利为目的，因为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大小并不是用人口多少、物质力量多大或是地方有多少来衡量，而是要看指导它的行动的法律素质，以及它在国内外所表现的民主和进步的行为。”

我国代表团希望这个成为我们组织历史一个转折点的特别会议可以治好它患有的瘫痪症，使它成为一个推行人类民主过程的生气蓬勃的工具。

沃尔丁先生（新西兰）：主席先生，对于大会一致决定再度委任你来指导这个重要的特别会议的讨论，我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向你祝贺。这个决定对你作联合国代表的长期经验和主持第二十八届常会的公正和智慧是一个恰当的敬意表示。

我国总理去年九月在大会上发言，呼吁国际大家庭严肃而紧急地处理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问题。他特别提到在富国与穷国之间巨大而且日益增长的差距，世界粮食情况的恶化，世界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对可利用资源的其他压力——这些问题都是国际论坛上长期以来一再重现的议题。虽然过去二十年来有些基本的进步，可是富国与穷国之间和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还是越来越大。今天下午冈比亚的总统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他告诉我们今天世界上的文盲比二十年前增加了一亿。可见现在采用的发展程序不足以缩小贫富差距。

从我国总理呼吁采取紧急行动起到现在才六个月多一点儿。在这段相当短的时期里发生的事件已经使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我们不但必须而且要尽快地找出这些迫切的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牵涉到整个国际大家庭。如果要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就需要有比以往更紧密更具体的国际合作。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做出贡献。

新西兰欢迎阿尔及利亚总统要求召开大会这届特别会议的倡议。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会议。从出席的国家元首和部长级代表的数目可以看出多数国家也有这样的看法。我们聚在一起，把世界经济作为互相关联的一个整体从广泛的角度来研究其中的各种因素。我国政府相信这个会议对于国际正义在经济领域内取得真正的进展，提供了最适时的机会。这是一个消除贫富之间日增的差距的机会。这是一个绝不能错过的机会。

可是，只是说得头头是道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让我们大家认清虽然我希望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能开始表现出一种新姿态来，但是要让这种新姿态发生作用还必须把它贯彻到别的组织里去。

帮助穷国摆脱贫穷状态是一种道义的、人道的责任。可是这也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有利的市场越多，贸易的范围就越广，而世界经济进步也就越快；经济

进步的越快，穷国对直接援助的需要就减少的越快；我们越早能更公平地分配国际财富，就能越早避免发生经济或军事冲突的危险。

这次召开特别会议就算不是直接由于空前的经济动乱，也至少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么严重的危机。以往屡次发生过粮食不足，甚至饥荒的现象；假如不能设计出一些坚强有力的新措施，并且付诸实施的话，这些现象还会再发生。以往发生过货币关系不稳定的现象，将来也还会再发生。可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生过象石油危机这样影响深远的危机。

首先发生的是供应问题，现在看起来似乎不成问题了。因为供应不足和价格高昂产生了自然的效果，需求量已经不如预期的那么大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价格而不是供应。目前的价格对所有的石油进口国都有很严重的影响；其中的某些国家更是灾情惨重。对关心稳定的国际货币情况和渐进的经济的国家——我相信所有国家都是这样——来说，石油价格的提高，除非经过审慎的处理就一定会造成最恶劣的后果，如货币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生产粮食的肥料短缺等等。事实上，这些后果正是造成不景气和饥饿的因素。

幸而我相信石油生产国深知他们的行动可能造成的后果。世界性的不景气对他们并没有好处，反而会引致政治上的恶感，损害他们石油以外的出口工业。世界货币制度的崩溃会抵销一大部分他们从提高石油价格得来的利益。现在没有人不承认石油生产国有权改进他们用资源换来的利润。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很快地达到一种照顾到我提到过的其他利益的、新的、公正的、稳定的石油价格。

以上是这几个月来发生的事件所造成的问题。以下我要谈谈这些事件带来的三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使发达国家的民众体会到世界经济互相依存的程度。发达国家已经对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漠视的太久了。石油生产国和其他生产国必须了解到如果把别的国家逼得无路可走，他们自己也不能繁荣起来。一向富足的发达国家也必须了解到当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们还在一无所有，甚至忍饥挨饿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可能长久保持繁荣。

第二个好处是跟第一个好处有关的。长久以来，发达国家的人民把取得丰富、便宜的原料，特别是能源，这些发展中国家总是不够或完全没有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的事。他们只注意眼前的利益和一时的方便而没有适当地考虑将来的形势。我想近来发生的事件已经使这样轻率的态度改变了一些，使消费者体会到石油的供应不是无限的，价格也不一定便宜。

我相信石油事件的训练也适用于所有一旦消耗了就无法补充的原料象铜、磷酸盐、铁矿砂、煤等等。

第三个好处是在三大洲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不再贫穷了。事实上，从人口比例看，他们比很多，甚至所有的发达国家还要富，某些例子下更是富的多。虽然不容易做到准确的估计，可是想象得到这十年结束的时候，石油生产国家会控制大部分世界货币的储备。这就等于实际上重新分配了世界的财富。因而援助穷国的责任也应当重新安排。我国政府相信，不管是那个国家，也不管财富的来源是什么，援助穷国是所有富国的责任。

我国政府在十八个月以前，刚刚当政不久就宣布要努力在三年以内达成下列指标：把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七用于正式发展援助，百分之一用于把资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那个时候，新西兰正是多年以来第一次有相当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到了今天，财政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在石油危机发生以前，我们已经预期今年会有逆差；再加上石油价格急剧升高，现在估计逆差会超过预期数字两倍以上。虽然有这些困难，新西兰仍然决心继续大幅度地增加援外支出直到达成指标为止。

但是今年由新西兰和其他发达国家给予的援助而产生的外汇利益实际上会被石油涨价抵销。同时石油生产国家却会收入大量的额外款项，有些比他们能在自己国土上有效地投资运用的数字还要大。因此我相信石油生产国家应该负起特别的责任来，确实保证他们的好运气不是牺牲——可能严重牺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结果。我国政府赞同伊朗国王提出的经由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大笔款项以援助发展

中国家的提案，也欢迎某些石油生产国家协议为同样的目的设立特别基金的报道。我们肯定知道发展中国家也会同样地欢迎其他石油生产国为减轻石油涨价对他们的经济的冲击，一致地或个别地作出坚决的努力。我国政府认为做这件事应该不带任何歧视。所有需要帮助的国家都应得到帮助。我国政府深信有能力这样做的发达国家都会协助这种努力。

这次特别会议不只是，更不特别是关于石油问题的会议，而是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会议。我国政府不赞同生产国家采取单方面的剧烈行动。但是不管这种行动是否需要，很多国家一定在自问是否能把石油的经验引用到其他商品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一定在考虑对咖啡、锡、橡胶、香蕉等商品能不能也加上一笔付给生产国家的，超出实际生产成本几倍的附加费。

我不知道对所有的产品是否都能这么做，可是我知道就我国生产和依靠的主要项目：肉类、羊毛、奶制品来说，这样做即使可能也是极为困难的。那些商品很容易受到各种市场因素互相影响的作用，过去十年内发生过好几次一种或几种商品不能收回成本的现象。我觉得能够象石油一样处理的商品就算存在也是极为稀少的。

但是这种情形并不是不能改善的。我国政府多年来一直支持，现在也仍旧支持改进初级商品的销售的努力。但是由于一有剩余商品就把国家利益看得比国际合作还重，所以好些尝试都失败了。在这方面石油和其他持久商品的生产者就占了便宜。他们只要关上龙头或是封闭矿山就能防止剩余商品出现。农业产品却不能埋在地里等待价格升高。

但是就是对不持久产品来说，合作——我指的是彻底的合作，还是成功的基础。新西兰不赞同出品业卡特尔只求自己有利的做法。我们相信一定要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努力才能做到对大家公平。新西兰遵守为了有秩序的销售初级产品，而订立的一些国际协定，那都是把出口国和进口国包括在内的。这种类型的合作必须包含三种主要因素：生产者之间为确保生产不至于超过需求，价格不使生产者吃

亏而合作；进口国在不对进口货设下不当的壁垒上合作；生产国和进口国在协议公平的价格范围和解决任何可能发生的争端上合作。

这种合作也包含着对困扰了我们好些时候的自然资源的主权问题，发展出一种共同的态度。我国政府坚决认定每个国家都有权控制自己的资源，与跨国公司或任何可能受其他因素影响大于国家利益影响的集团分享控制权的行为只能是经过审慎考虑后的自愿行动，而绝不能是外力强加的。但是在负责地施行这种国家控制权时必须受到某些限制。自然资源对全人类的幸福太珍贵，太重要了，不应该让任何国家不顾国际利益而为所欲为。

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基本的合作，就是管理自然资源的合作。

此外，我还想说明以下的三件事：提出一个评论，支持一个建设性的倡议，声明一个意向。

我的评论是针对可能制定的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价格比例而提的。

新西兰跟发展中国家一样，输出初级产品，输入制成品。因而难免受到外来的通货膨胀和贸易条件波动起伏的损伤。我国政府的处境使我们很能体会这种过程带来的恶劣后果。因而我们绝对同情初级产品出口国对稳定和改进行贸易条件的愿望。我毫不怀疑我们能制定出基于历史事实的指数，事实上有一份秘书处的文件已经指出了方向。但是我非常怀疑任何总合的贸易条件指数能够适用于全球性的各种国际贸易。我相信这是做不到的。我想把这个主意局限在较小的规模上才是比较可行的，因而也是比较有效的做法。譬如说，也许能考虑把各种贸易条件包含在双边的或地区性的协定里，只用在指定的产品上而不企图施用在无数的贸易项目上。沿着这条路线进行也许比较有利。

我要支持的是最近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赞助的成立世界化肥基金的提案。我支持这个提案是因为我国政府认为这次会议最需要的是新主意，而不是新机构或新组织。这些机构、组织只会使现在已经过分复杂的国际官僚政治更复杂。现存的构架应该够用了。我们需要的是新主意。

粮食和能量是两种基本的必需品。我们必须保证大家都能用公平的价格取得足够的粮食和能源。在这两者之间，粮食是更基本的，因为人体内的能量是从粮食来的。能不能得到粮食基本上要看农业生产水平。农业生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各种投入；有自然的、化学的、机械的、兽力的、植物的、人力的等等投入。今年稍后，世界粮食会议显然会讨论到所有这些。这其中化肥问题可能成为会议注意的焦点。前述提案就和这个问题有关。

以石油为基础的氮肥现在供应不足，价格高昂。从我前面所说的世界经济的互相依存性和随之而来的责任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保证在最需要化肥的地方，就是给缺粮的人生产粮食的地方，能以合理的价格取得化肥。当然我心里想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应当有优先权以他们付得起的价钱买到他们需要的化肥。这种观念还可以延伸引用到所有生产粮食的化肥上。这个主意是由斯里兰卡的总理在刚结束的亚远经委会上提出来的，而且已成为亚远经委会的决议。我国政府对此还没有仔细的考虑过。但是现在已经存在几种可能的实行方式。一种是以石油涨价所得的收益为当然的资金来源，直接津贴生产粮食的化肥。另一种是以低价供应生产化肥用的汽油。我相信这两种方式都比一般性的、两层或三层的石油价格制度简单些、容易管制些，而且还有让重要的产粮地区得利的好处。

我想我们都应感谢斯里兰卡总理的这个富于想象力的、建设性的提案。我希望这个提案会被认真讨论。

最后，我要代表我国政府作一个意向的声明。这是一个和技术转让有关也和粮食有关的声明。我国有幸成为世界上生产含蛋白质食物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我们采用的方法是经由在大部分是荒地的地方应用科学技术辛勤工作得来的。这些方法包括土壤学、牧场管理、畜牧学等需要应用高度发展的科技的方法。

我的声明如下：新西兰非常乐意转让这些技术。在我们的援助计划下我们已经在许多国家这样做了；在商业基础上我们也在其他许多国家这样做了。

我们的人力、财力都已经负担沉重了，特别是对我们的近邻南太平洋和东南亚

地区，但是我们仍然欢迎其他发展中国家表示兴趣，前来查询。我保证只要他们提出要求，新西兰一定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按照需要使用我们的技术。

这些建议只是新西兰愿意用一切方法来合作消除贫富差距的小小的表示。我相信每个国家都应该仔细地研究能力所及的贡献方式，并且准备在能满足特别需要的地方承担起积极行动的义务来。这次特别会议要想成功，基本上要确认国家是互相依存的，而且要在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上找出方法来消除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

水田先生(日本): 主席先生,在你去年执行第二十八届会议主席职务的卓越表现之后,现又荣任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主席崇高职位,我愿意代表日本代表团向先生表示我的极大敬意。我确信你的杰出和公正的领导将使大会本届会议达成圆满的结果。在执行你的重大职责上,我国代表团愿意向你保证它的全力合作。

我也要向提议召开本届特别会议的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胡阿里·布迈丁先生阁下致敬。日本根据它同联合国合作和促进国际发展合作的政策,支持了他的提议,并且鉴于当前世界形势,相信这个特别会议是很合时的。本届会议的主题,原料和发展,是全体人类共同的问题。当我们为这些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的时候,我要首先要求所有国家,不论它们是否拥有自然资源,都要从全世界的观点来促进“对话和合作”。我衷心希望本届特别会议将作为一个论坛,通过“对话和合作”为这些问题谋求建设性的解决办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有我们的国家无论穷富,都通过发展它们的经济共同谋求实现繁荣。特别是联合国在这些努力上曾起了重要作用,而且成功地唤起世界舆论注意到在“联合国发展十年”的旗帜下的发展工作的重要性,并且利用了各有关机构的资源,这是值得我们赞扬的。

但是鉴于去年秋季以来,我们所经历的能源局势的剧烈变化,我们有充分理由说现在已是人类共同努力来实现一个更稳定的国际经济社会的时机了。

事实上,我们最近的经验已使我们再度认识今天的世界是多么小,互相依赖和互相作用把我们结合得多么密切。我无需说目前能源局势已经达到一个严重时期,无论经济发展或是社会经济制度如何不同,全世界都受到这个局势的直接

和间接影响。这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互相依赖已经比人类前所了解的更加密切，所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使它自己隔离或是躲避能源局势急剧变化的影响。

当前能源局势严重地影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不产石油的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家都担心，不产石油的发展中国家不但可能遭到石油价格急剧上涨的直接打击，而且会受到发达国家经济活动停滞以及贸易和援助能力衰退所造成的间接影响。只要这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继续下去，就没有实现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目标的希望，也没有实现对世界安定很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希望。

日本十分仰赖其他国家供应资源，因此也受到这种局势的深远影响，预期日本的经济活动将会迟缓下来，与其他工业国家经济停滞汇合起来，这种情况可能对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有严重的影响。在今日的世界，基于互相依赖的合作正在逐步产生，这种合作可以防止任何国家牺牲别的国家而自存。一个需要新的安定同和睦的时代的开始，似乎就要到临。

我要在我已经提到的国际互相依赖的新关系范围内说明我国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意见。

最近能源局势的变化使我们有机会就包括能源在内的自然资源整个问题的想法作一个基本的重新检查。它已经唤起人类注意有必要对包括能源在内的资源开发、供应、消费和保存等问题作一个全面的重新检查。这不仅是为了现在的社会利益，也是为了将来社会的利益。我们亟需寻求一个办法来解决如何有效开发并利用地球上的资源，以应付因全世界人口增加和生活标准改善而引起的迅速增加的资源需求，以及如何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所有的国家，有自然资源和没有自然资源的国家，都应该承担起集体责任，承诺依据“对话和合作”的精神作出集体努力。

第一，我们承认所有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为它们的经济发展和改善它们的人民的福利而开发和利用它们的自然资源的权利。这就是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的原則。日本了解发展中国家在开发它们的自然资源的基础上促进它们的经济发展和改善它们的人民的福利的热诚，并且高度赞佩这种独立自力求发展的努力。日本将对这些国家的建国努力尽力给予一切合作。

第二，根据上面所说的考虑，我相信有资源的国家和消费资源的国家应该依照它们的能力相互合作。世界上有拥有资源和没有资源的国家。但是每一个国家应该能够为它自身的繁荣而发展和工作，因为只有如此，方能达到世界和平和安定。所有能够作到的国家都应该承担起国际集体责任，依照它们各自的能力，相互合作，不仅是为了它们自己的发展，也是为了较不丰富的国家的发展，并且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与和平和安定，作出贡献。

象我先前所说的，日本没有自然资源。但是它有资本和技术，能够对世界经济发展，尤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由于最近的能源局势的改变，日本作出贡献的能力减退了。恐怕这种减退会阻碍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无论如何，我愿意指出，随着全世界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愈来愈见密切，有资源国家和没有资源国家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密切；所有国家必须认识这是一个世界，必须共同争取世界繁荣。

第三，我们应该为未来的人类后代慎重考虑节省和保护世上的有限资源的方法。全世界，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对能量的需求必然会继续增加。因此我们应该寻求新的国际合作方法，探查代用的能源，订出节省能量的制度。

在讨论世上的有限资源时，我相信我们的讨论不应该局限在已知资源可能耗尽的方面，而应该致力于探求一种整合的办法，其中考虑到例如科学和技术的未来发展，经济成长和人口增加，以及属于环境性质的限制等因素。

技术革新的领域极为扩大，例如探查资源、包括海底资源的技术，有效利用和节省资源、包括其再循环的技术，以及开发代用资源的技术。我认为仅仅强调资源耗尽，并不是适当的办法。在此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二月在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自然资源委员会第三届会议上，许多代表对“限制成长”的观念表示了反面的意见，而赞成世上资源应该由国际合作开发和为发展世界经济而加利用的观点。我们所关切的是现时没有在国际基础上加速开发资源的充分合作，虽然在技术上和经济上是可行的。因此，我要求联合国在发展领域中的职责应予加强，使它能在解决这类问题方面发生积极的作用。

为了上面提到的目的，我相信联合国应该负起两个主要任务：第一，关于资源、特别包括世界供求情况的数据应该供应较良好的分析和传播；第二，为传播所需要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应该增加有效的技术协助、目标在帮助条件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开发它们还没有开采的资源并促进拥有资源的国家里的资源保护和进一步的开发。

鉴于这些考虑，日本代表团要提出五项具体建议如下：

1. 研究设立一个联合国自然资源资料中心，从事分析和传播关于资源的数据。
2. 联合国自然资源勘探循环基金应该早日开始工作。日本准备在一九七四会计年度对这基金捐款一百五十万美元，又拟在以后各年，考虑到这基金工作进展情形，尽可能作出同样数额的贡献。我诚恳希望所有各国都对这基金作出积极贡献，又希望国际组织、特别是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给予合作。
3. 已经大会决议设立的联合国大学应该作资源的长期基础研究，并着重能源的问题。
4. 日本愿意作东道国，欢迎经社理事会自然资源委员会第四届会议于明年适宜日期在东京举行，作为日本在自然资源开发上同联合国合作事业的一部份。

5. 应该考虑设立由杰出人士组成的联合国资源问题顾问团。 这顾问团的成员应该从国际闻名的人士中选出。 应该委托这顾问团担任向联合国就国际关于资源合作的应有方式和这种合作的准则提出建议的任务。 顾问团成员应该不计他们在本国的地位，从全世界的和长期的观点，以个人的资格执行任务。

我现在愿意谈谈新国际合作关系上的发展援助问题。

第一，我深信工业化国家明知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应该在质和量两方面改进它们的官方发展援助。 捐助国援助总值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近年来有减少的倾向。 现在有人谈论，工业化国家的援助数量，由于最近能源情况的变化，会有转平甚至减少的可能。 不过这当然正是应该明认发展援助的真正价值的时候。

在这里，我要强调目前世界经济情况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努力的影响，以及采取措施，加以应付的必要。

据估计，由于原油价格上涨，发展中国家在一九七四年内直接和间接可能增加的费用将达一百五十亿美元，这几乎等于一九七二年官方发展援助数额的两倍。 为了整个国际社会应付这种情况起见，我们需要重新审查至今所采用的国际合作，从事援助的制度。

第二，我认为，本着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新关系，能够提供发展援助的所有国家都应该向真正迫切需要援助的国家提供这种援助。 在这些情形之下，应该特别考虑进行经济发展时遭遇极大困难的那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最差的国家，因为它们的经济基础不够，又受到目前能源情况的影响。

在这方面，日本欢迎石油生产国家所表现的合作态度，伊朗国王陛下积极地采取主动就是一个例子。 随后又有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所宣布的“世界基金”提议，以及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最近在科伦坡亚远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主张成立“世界肥料基金”的提案。 日本认为，这些提案应由有关的国际机关用世界的观点尽速地加以详细研究。 将来在有这种能力的国家实行合作的基础上订立了国际

上可以接受的计划时，日本就打算热烈地进行合作。

第三，我希望提醒大会，由于目前的能源情况，日本比其他任何工业化国家受害都深，不过日本自知作为一个前进的工业化国家，负有它的国际责任，而且它有国际团结的意识，所以将尽其所能，通过贸易、援助和货币方面的积极国际合作，对发展中国家所面临各种问题的解决，终而对整个世界经济作出最大的贡献。

日本的自然资源极少，所以在过去一百年的现代化过程中，都是输入外国技术，同时设法用自己的努力来发展技术。结果日本已经培植了在工业技术上资历很高的许多人才。我深信，日本能够促进世界繁荣的一个途径就是提供技术合作，因此日本打算依照发展中国家，包括石油生产国，的需要和愿望，进一步扩展同它们的技术合作。

日本的国家生存是建筑在发展中世界经济范围以内的贸易上面，所根据的是不歧视，多边主义和更自由的国际贸易原则。因此日本深信，由于世界经济的现况，目前的自由贸易应予维持，并且进一步扩展。日本认识到发动多边贸易谈判的重大意义，已经作出了断然的努力，以便就总协定东京宣言达成协议。

不过，由于目前的能源情况，许多国家都有可能遭遇收支平衡上的种种困难，以及经济的停滞。如果因为这些困难，保护主义又占了上风，那么若干国家，包括日本在内，至今辛勤努力，以求逐步放宽国际贸易所得的种种成就就会一扫而空。

日本打算继续努力，不管目前的困难，通过多边贸易谈判促成自由贸易上的重大进展，并且要向其他国家极力呼吁，去作出同样的努力。日本也相信，这些努力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且相信，应该遵照东京宣言的精神，充分注意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来进行谈判。

我愿意开始来谈国际投资的问题，这是另一项重要的国际经济活动，象国际贸易一样重要。在全世界国际投资所产生的海外工业生产价值，现在超过了国际贸易的总值，而且正在迅速增加之中。对于整个世界的直接海外投资总额，发展中国家得到大约三分之一，在发展中国家里的直接投资，一半是用来开发自然资源的。这件事的重要性应该适当的加以确认。这种国际投资对于世界、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繁荣正作出巨大的贡献，因为它加速了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资本和技术的移转。

但是，国际投资，特别是直接投资，需要接受国内有不断的经济活动，而对接受国和投资国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经济基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影响，是比国际贸易的效果更要直接和深远。因此应该记得的是：国际投资可以在接受国和投资国中产生不同类型的经济和社会摩擦。

国际企业有特别的责任来防止和它们的投资可能一起发生的摩擦，并消除任何存在的摩擦，我相信各有关政府也必须相互合作来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的利益。日本政府愿意建立一项基本的原则，那就是国际投资者从事投资的方式应该有助于接受国的真正经济发展。

对于这一点，联合国目前正在检查多国公司的活动，这种活动当然是国际投资的一种形式。我欢迎各国就国际合作的办法，包括能否订立一项行动守则使多国公司和一般国际投资健全发展的的问题，在客观不断努力了解事情真相的基础上，来交换意见。日本将积极参加这种研究工作。

日本本着国际经济要能顺利发展需有持久而稳定的国际货币制度的信心，一向是，而且会继续是二十国委员会工作的积极参加者。在这方面，日本认为改革国际货币制度时，应该妥当地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改革后的国际货币制度在执行时，应该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有效而负责的参加。

同时，好几种国际货币问题，在改革货币制度时也需要做新的和迅速的检查，这些问题是从当前的能源情况产生的：预料由于原油价格的提高会造成若干产油国家积蓄了清偿能力的情况，在许多进口石油国家里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况，如果不采取任何新的行动的话。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产油国家，在管理它们的外汇资产方面必须保持一定的自我节制并顾到通盘的国际金融情况，我们也认为，为了应付清偿能力短缺的问题，进口石油的国家也应该表现出对别国的体谅。在我看来，为使国际货币和金融制度能够顺利地发挥作用并有稳定性，有关国家间的充分协商和合作已是少不了的。

在结束我的演说时，我站在这里，更加体会到资源问题的重要和复杂。我们认识到立即采取行动的必要，但是，同时，我们也应作出不断的努力来找出长期的解决办法。我相信本届大会所提出的重要问题应该得到充分的审查，而且应该利用联合国所有机构的人力物力找出解决的办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请求在本届特别大会中会充分审议我所提出的加强联合国的功能的五点提议。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世界中。因此，我们必须相互合作，共谋人类的进步，以求生存和享受繁荣，而不计较南方和北方间，有资源和没有资源的国家间，具有不同的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国家间所有的种种差别。我愿意再度强调“对话和合作”是达到这个目的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赫努佩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首先，我要祝贺您当选为大会本届特别会议的主席职位，并预祝您圆满地完成您的任务。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从一个事实出发，而支持召开大会本届特别会议的；这个事实上就是讨论原料和发展问题应该全面深入到各个问题的复杂性，并且也应该以在象联合国这种最广泛的场合里以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为基础，来进行讨论；尤其因为现在正是在国际和解的情况中，已经造成了种种先决条件，可以用政治谈判和互相接受的协议来解决无数的国际争端的时候；而不断寻求国际和解已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有许多态度实事求是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参加进行。

因此，这也就是已经为了解决国际经济性质的物资问题和增进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彼此间的经济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这些情况有利于所有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无疑也包括解决原料问题在内。尽管有些反对和平的，还没有放下武器的势力想要找机会破坏，国际和解的先决条件已经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所以这些新情况又在为牢固的持久和平、为加强国际安全以及增进所有国家间的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于大会特别会议的态度就是以此为准则，我国打算积极参与本届特别会议的工作，以便能对解决目前国际经济关系上的这些主要问题作出最大的贡献，同时也打算为解决原料问题——特别是有关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问题——找到公平办法。我国愿意对加强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和国家主权的种种办法作出贡献，并且也愿意帮助它们从帝国主义垄断集团的经济和政治霸权里完全解放出来。捷克斯洛伐克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正义要求；这些要求表现出它们为了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进步所作出的努力；只有在真正独立和深入的民主转变和进化转变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种进步。

因此，我们也完全尊重并且支持主张为了所有国家的利益去公平和合理利用资源的迫切要求。我们也赞成同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建立公平、互利

的贸易、经济和科技关系。我们愿意帮助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以便在加强和平、社会和经济进步以及所有国家和人民福利的名义下，去更充分的利用国际分工所带来的好处。

发展中国家现在的处境是殖民国家长期进行社会和经济剥削的结果；而想要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把这种剥削的后果从历史上除掉，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对过去的殖民地传统不负任何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开始就采取了有效协助发展中国家努力克服这些不幸后果的一贯政策。同时，我们认为应该拟订出种种措施去解决正在致力于独立发展国民经济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这些措施可以使这些国家能够公平地分享到科技进步的正面成果。

客观地说，事实仍旧是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之中所处的不平等地位造成了它们的不利的经济地位；而且，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水平上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虽然事实上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已经被打破了，而且已经有了整个一系列的新独立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可是经济方面的非殖民化却至今还没有完成。帝国主义国家正在利用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进一步剥削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就是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所造成的。

在这方面，跨国公司正起着主要的作用；这些公司继续控制着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经济部门；可是这些公司的活动却威胁到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权。

如果我们希望国际经济关系能够依照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原则发展，那么解决复杂的原料和发展问题就不能同一项最重要的条件分开。这项条件就是要尊重各国间的和各国家集团间的经济关系上的权利平等原则。我国代表团认为，消除与联合国宪章完全不符的经济侵略和在国际关系上使用经济压力作威胁的行动，是这项原则的必需部份。当然，这项原则的意义应该解释为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将它的经济困难转嫁给另外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是不能接受的。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关系以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关系上继续存在的无数的差别待

遇现象，都不符在国际关系和经济关系上对平等原则的尊重。凡是负责依照宪章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所有联合国体系内的机构，包括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内，都应该优先研究如何消除这种现象，并且也应该优先讨论尊重权利平等原则问题。因此，我们支持草拟并通过一项国家经济权利和责任宪章的意思。

联合国曾经通过了一项由苏联倡议的决定，那就是，提议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都裁减百分之十的军事预算，并将这种节省下来的基金的一部份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如果能执行这项决定，无疑是对解决发展问题的一项重大贡献。这个步骤一定会省下相当多的经济资源，并且无疑会大大地缓和发展中国家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支持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决议，也是由于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执行这项决议一定可以导致在互相了解的精神中进一步大大地改善国际间的空气，因为和解的过程一旦得了新的动力，一定会扩大到全世界。这就是向没有战争的世界又走了一步，也是向基于权利平等及合作的世界关系又走了一步。

如同我们曾经一再表示过的，我国代表团继续认为，关于主要商品的各项国际协议是稳定原料市场的一个重要办法。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愿意参加关于订立经济上有效协议的会谈，包括在联合国各个主管多边机构，特别是贸发会议，的体制内举行会谈。这些谈判不应该受到周期性变动的影响，而应该是为了解决获得原料市场和建立稳定世界原料价格的机构等基本问题所作出的长期性全面努力的一个完整的构成部份。

我们现在正在庆祝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经济互援理事会，理事会的社会主义会员国已经在经援会的体制内成功地解决了上面所说的许多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克服会员国经济水平的差距；这是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规律之一。只有完全不用客观的方法来看待世界现实的人，或故意不知道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世界发展所生的有利于进步及和平力量的越来越大的影响的人，才会说这个制度并不存在。这种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和间接讽刺，包括昨天会议里某一个代表团发言时，特别对我国所作的煽动性的歪曲事实的话，都违反了召开大会本届特别会议的目的与任务。

经援会的会员国基于长期计划，正在解决原料和能源的供应及其合理利用问题，同时也完全尊重各会员国对其自然资源的主权。经援会会员国在两年前通过了一项进一步加深并改进社会主义经济整体化的合作和发展的综合性方案。这项方案包括经济和科技合作的所有范围。它充分考虑到进一步扩大国际分工的需要，并且在国际上使每一个国家都能全面或部份地参加这种合作。

经援会正在积极主动建立同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合作关系。经援会会员国彼此之间的合作已经在科技领域里得到了惊人的成就，并且也同样成功地满足了我们的消费者的需要，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遭受到严重冲击和越来越深的危机时，也是如此。

我国在传统上一直输入几乎全部的原料；可是，幸而由于这种合作，我们现在能够从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经援会的会员国得到必要的原料。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可以不会受到阻碍，不会遭遇危机，而以富有生气的方式向前进展。

到目前为止全体大会的讨论和我们现有的文件都表明我们讨论的各项问题具有互相依赖的关系。一切事实都表明应该在真正多边的基础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基础要符合所有国家的合法利益，而不论它们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差别。

如果所有会员国的国际贸易关系和贸易政策能以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通过的各项原则为准则，就有可能做到上面所说这种办法。我国代表团认为，本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应该包括符合这些意思的义务。

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发展中国家完全摆脱经济和社会殖民主义的决心，并且特别支持发展中国家主张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应赔偿对它们所造成的损害的正义要求。那些使发展中国家处于落后状态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应该对这种落后承担主要责任。因此，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补偿它们使发展中国家受到的物质损失；它们至今仍在剥削这些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要求各国承认一项原则，那就是，每一个国家都有利用其自然资源，以便为了经济发展而加强并且动员其国内资源的主权；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这个要

求。 每个国家在原则上都可以用收归国有的办法来保护它的自然资源，这也是表现主权的一个方式。 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每个国家都有权自由选择它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而不受外来的干涉和压力。 我们知道，跨国公司不仅是妨碍发展中国家的输出收入归原主的主要因素，而且也是想把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置于其势力之下的那些国家的工具。

我国一向积极参加同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国际政策。 在这点上，我要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屡次在联合国提出的，也代表捷克斯洛伐克的想法的各项联合文件和宣言。

国际经济关系的实际进行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趋势都完全证实这些文件里的原则是正确的而且是及时的。 如果我们希望发展中国家要求取得更有效的经济进步的愿望会产生更积极的结果，那么，发展中国家就应该自己采取一些必要的经济和政治措施。

我首先想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建立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部门；拟订国家的短期和长期计划，并采用科学的计划方法；实行根本的社会和经济改革；建立经济里的国营与合作社部门等等。 在这点上，我想强调：务必要采取种种旨在使私营部门从属于整个国家利益的办法，制订有效的法律来规定外来私人资本的活动；以及废除所有限制国家主权的不平等的经济协议、条约或义务。

大家都知道，捷克斯洛伐克是依照我们的和平外交政策原则，并在充分尊重主权和平等以及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的条件下，发展我国的经济关系的。象许多其他的发言者一样，我认为应该在国际经济关系的领域里达成符合这些原则的各种决定；这是必不可少的行动。 我也认为这是联合国大会本届特别会议的主要目的。

我国代表团深信本届大会将是趋向建立公平的国际经济关系以及加强发展中国家经济独立的一个重要步骤。

夏普先生(加拿大)：我曾经把一般辩论中迄今为止所作的陈述相当仔细地研究了一下。我认为从那些陈述可见的精神，都可使我们全体鼓舞：那些陈述反映出一种大家要一起工作的决心，以便达成为了响应目前经济和政治考虑所必要的各种实际的新调整。在我们辩论的初期，我们就已经有了这样广泛的具体意见和提案，这个事实只会便利我们为获得多数人都能接受的结果所做的工作。本人现在就本着这种同样精神，来详细说明加拿大对这个特别会议的态度。

国际贸易和支付制度越来越受更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对地球所有的不可更新和可更新的原料，需求有增无己。我们业已完全了解到，关于所有商品中的最基本商品——粮食——正在展开着一个危机。

这个世界性的经济情势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影响。无论国家也好，个人也好，我们都不是、也不能与世隔绝的。因此，我们要到这个联合国体系的中心来相聚一堂一起讨论我们大家共同的问题，并研究怎样可以用合作行动最有效地处理那些问题，这是一件适当的事。

这个世界情势目前有三方面特别使人关心，而这三方面都是同原料和发展有关的：需要最亟者的粮食问题；因能的成本高昂而受到的影响；通货膨胀对国际贸易和支付制度的影响。

加拿大是若干原料的大量出口者，同时也是一些其他原料的重要进口者，所以它看待那些问题时非常体会到进口者和出口者的利害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单单把出口者的利益视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或者把进口者的利益视同发达国家的利益，那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事实上，在一个有效的国际贸易和支付制度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者和进口者都一样有其共同利益，这一点也许是从本届会议的讨论透露出来的最为显著的一点。

加拿大的办法受我们自己经验的影响。加拿大在其历史开始时，是一个初级商品的出口者。这吸引了最初的探险者。他们是为了我们的毛皮、我们的鱼、我们的木料等等而来的。我们自然资源的开发帮助促进了我们国内经济的增长和

发展。经过了一些时间，我们的经济变成一个更复杂的结构，要在资源的开发和工业生产之间取得平衡。

加拿大的增长和发展有许多因素。让我只提到其中四个：大量的外国投资；技术的获得，主要是经由商业途径而来的；我们的产品进入市场；加拿大人一般地分享资源生产的报酬。

因为那些因素在我们发展上占着重要地位，遂使加拿大变成一个外向的国家，每人平均出口数很高，而且还一大半依靠着国外贸易。这也使我们相信：不论资本也好，原料或技术也好，这些生产因素在国际上合理的通行无阻，对于工业化的过程和生活程度提高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也不相信对发展问题会有什么简单的答案，或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确保公平的关系，有什么简单的公式。我们自己曾作过努力想缩短各广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并协调加拿大国内工业区和生产原料区之间互相冲突的利益，由于这些努力，我们就越发怀疑有简单的答案了。我确实知道这里在场的各位，都知道加拿大是一个面积极大的国家；的确，根据大多数的定义，它几乎是一个洲。因此，我们在我们本土上就遭遇了我们正在这里面临的各种世界性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真如千头万绪，要有结果必须有多方面的解决办法。

可是，我可能提出保证：加拿大对于稳定的市场，对于可更新和不可更新的原料、包括粮食在内的合理价格结构，都具有很大的兴趣。我们支持出口者和进口者都派有代表出席所缔结的国际商品办法。我们赞成设立机构，以确保跨国商业公司的决定能和它们所在地国家的利益相符合。我们拥护资本输入国在接受国外资本时有订定条件的权利。我们在加拿大就是这样做法。我们深信：原料出产国家有正当利益来改良它们的资源。

简单说，加拿大是一个拥有资源的国家，它确认那些国家为了它们自己的经济发展，为了它们人民的福利，都有处理它们自然资源的权利。

应该注意的一点是：拥有资源国家的合法愿望，只有在在一个健全的、机动的世

界经济之下才能完成。这个世界也许非把若干原料消费率的增长减低不可，但这件事必须以协调的方式进行，务必不可有任何行动使经济脱节、失业有不必要的增加，或使收入减少。此所以一面要保障生产者的权利，一面又要对消费者保障合理的供应。

凡是影响供给的那些突然的、武断的行动，也许会严重打断国际经济合作。我们全体，原料生产者也好，工业化国家也好，发达国家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或者兼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也好——都有一种责任以不违反其他国家或人民对于维持有利经济环境的利益的方式来行使我们的主权。

如果这个世界要以极谨慎的态度来消费有限的资源，那末这一点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在一个各国必须对世界物价或材料的波动不时设法调整的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中，要合理计划世界资源的保护，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

我现在要提到我在开始时说过的三个迫切问题：粮食、能和通货膨胀。

要分析到底，原料中最主要的无非是粮食。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深切感觉到的，因为这个世界所面临的是一个已经有了饥荒和灾害的严重局势。今年稍后日期将在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会议，其召集就是承认对于这个最迫切问题必须寻求建设性的国际解决办法。我们认为该会议的工作特别重要；可是由于这件事的迫切性，我现在就必须加以若干说明。

加拿大多年来就是一个主要的粮食出口者，对于国际粮食援助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捐助者。我们对于粮食援助将继续经由双边的办法，或对我们所竭力支持的国际机构提供捐款。加拿大政府已于上星期批准一笔一亿美元的支出，以应各发展中国家的紧急需要，特别是在粮食和肥料方面。可是，世界粮食问题并不是单由出口国家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那些有能力而且积极支持目前机构的所有国家的共同行动。加拿大对于沙特阿拉伯最近向世界粮食方案所作的捐款，表示欢迎。如果我们要应付若干国家粮食供应的危机，这种捐款是必要的。

让我们希望未来的几个月内自然界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个丰年。可是，如

果能避免的话，我们一定不能再让荒年和丰年之间的距离变成这样的短促。我在目前不拟详细说明应采的步骤；认为这件事在世界粮食会议来处理更为适当。让我向你们留下这个意见去思考。非要到了那些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有了较高度的自给自足的一天，我们才能以相当的安心去面对将来。

我现在要谈能的问题。

由于石油价格的急剧上升和供求情况的变迁，整个世界都受到了不寻常的影响。象其他原料情况一样，加拿大也以兼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进口者和出口者的地位来处理这个情势。向东加拿大进口的石油和自西加拿大出口的石油，为数不相上下，所以这些发展对我们国际收支而言，并没有很大的好处。当然，我们并不是不受到国际物价高涨的影响的。可是，我们也没有受到严重的挫折，这却和许多幸运较差国家的情况相反。

就一般来说，加拿大赞成石油的世界贸易能有一个秩序良好的体制，因为这可使价格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这种体制会反映一种为了满足需求增加而去开辟新的传统和非传统的能源所费的成本。油价应使生产者得到公平的利润，但又不过份加重消费者的负担。加拿大在两星期前曾举行了一次联邦—省会议，在这次会议中，那些构成加拿大联邦的各省省长会晤了加拿大总理，并对于石油及其产品的价格作出了一个合理的办法。一如我曾告诉各位代表，我们加拿大在我们自己国家里对于目前全世界正在应付的这个问题，是有一点经验的。

能的问题当然比石油更进一步。它牵及到其他能源以及开发它们的必要技术。我的了解是本届会议主要不是为了处理能资源而召开的。可是能资源对于我们议程上那些课题又是这样重要，因此我要强调一点，即应该在适当时对于能和对能有关的各种问题举行一次建设性的对话。这种对话是很需要的，特别对主要消费者和主要出口者而言更为需要，因为他们的决定对于全世界，特别对于那些缺乏能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非常紧要的。就加拿大而言，它很愿意在铀的进口者和出口者之间设立各种咨商机构——我们是主要出口者之一。

如果说能的情况对于加拿大的国际收支并无直接重要影响的话，那么加拿大和其他国家一样，在这通货膨胀已经成为一个严重国际问题的时候，也不能希望幸免受物价高涨所引起的膨胀影响。由于矿产和农产品的价格高到空前地步，所以最近几个月来的贸易条件转而对商品生产者大为有利。但是我们都是原料和制成品的消费者，同时也是作为消费者，我们受世界通货膨胀的影响最深。我看不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简单的答案。

各国政府可以采取负责的政策来帮助补救。可是，无可避免的事是由于目前能的成本，不能不重新组织国际市场，而这个国际市场的重建必然是要花一些时间的。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视情势的变化而调整该国经济的考验。

为了应付这种情势所采取的紧急国际行动必须包括下列各点：各种贸易办法的放宽；发展援助的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有系统地、逐渐地重新调整货币制度，以期所产生的国际流动性可受大家同意的各种规定的节制。

加拿大面临了这些很迫切的优先事项，已审查了它所承担的义务。加拿大政府打算采取几个步骤以期有助于缓和受影响最深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势，但这些办法尚需国会的批准。

我们将对国际开发协会（开发协会）第四次补足金提供我们二亿七千六百万美元的捐款。

如果适当的话，我们对开发协会的头两次付款，可以预先承付款项。

象我上面提过的，加拿大政府在上星期除了它原来计划的各种方案外，另行批准一亿美元以应付发展中国家的紧急需要，——特别是在粮食和肥料方面。加拿大在未来一年内的的发展援助支出，预料将达到七亿三千三百万美元，去年该项支出则为五亿七千一百万美元。

我们也正在重新审查我们的全盘计划，其目的在于确保我们的发展援助，是向那些需要最大，以及那些必须有紧急响应的各部门给予的。即时的措施将包括对国际支付的支持，其方法是迅速给予补助金，对于主要商品则给以软性放款。长期措

施将包括对开发能源给予援助。 这些关于发展援助方案的各种调整虽然有困难，但我们认为是必要的。

在这方面，加拿大政府认为凡有适当资源的国家都有责任详细审查自己的情势，并采取各种步骤以便减轻那些因目前能的情况而大受其害的国家的处境。 这里有可喜征象，即那些因石油涨价而受利最多的国家，事实上正在采取具体步骤以让步条件提供援助。

现在必须有国际合作的新努力，其中应该充分利用在支助发展方面已有经验和有专门知识的那些业已确立并得到公认的国际机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粮食方案以及各区域发展银行都是存储着现在可供国际社会运用的技术知识的机关。 因之，这些机关都是随时可用的工具，可用以获致迅速而切实的行动。

那些机构中有几个已经开始调整它们的业务，以适应新情势。 它们有正当理由进行这种适应程序、订出各种修正的政策和标准、新技术和各种方案，以配合目前的环境。

最后，加拿大政府决定自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起，实行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一般性关税特惠制度。 我的同事，财政部长将在渥太华宣布我们的详细办法。

这些就是加拿大正在采取的若干步骤，以期帮助解决本届特别会议所关心的各项问题。 但是我认为其中最重者莫如我们和其他国家充分合作的意愿：

在国际贸易和支付制度方面进行必要调整的合作；

在商品贸易事项上的合作；

在减少贸易壁垒方面的合作；

在支助业已确立的发展援助机构方面的合作；

在国际合作方面已经有了确立已久而且运行有效的机构。 让我们来利用它们。

如果不在适当机构里面密切咨商，就很少有希望在国际经济关系上能够维持一个切实有效的系统。 零乱不堪的情况和持续的对抗行为，就少数人来说，也许会

有短期的利益，但就长期而言，则所有国家都会受到浪费的、危险的后果。

国际合作的方式需要随时调整，以期反映目前趋向和现实情况，那些调整也许是小的，也许是大的。我们也许可以期望从各方面的多边协商中会将国际经济关系重新加以安排和调整。我心目中特别想到的是：

目前货币谈判和多边贸易谈判；

对商品和商品协定的持续讨论和协商；

在经济关系各部门中，国际行为守则的演进；

设立特别机构，以满足迫切需要，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设立拟议的特别设施，这个特别设施我们曾鼓励总经理加以研究；

新的资源管理技术的演进，包括保护政策在内。

很明显的我们已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在许多方面其范围之大史无前例。

这个大会特别会议是朝着这个程序前进了重要的一步。我欢迎这个可以增进我们相互了解当前问题的机会。加拿大代表团在处理这个原料和发展问题时，将采取一个积极的并且我希望也是一个现实的态度。加拿大代表团在提出它自己的立场和提案时，会充分注意到其他各国的利益。加拿大代表团将从一种信心出发，那就是，一个健全的、有前途的世界经济乃是我们共同兴趣之所在。

姆旺加先生（赞比亚）：我要附和别的更卓著的发言者向阿尔及利亚总统胡阿里·布迈丁阁下致敬。布迈丁总统代表了不结盟国家正式要求大会召开这次特别会议，专门审议原料和发展这个十分重要问题。

我们相信，尽管这次会议的时间很有限，它还是可以使国际社会今日所面临的各种机会和挑战，特别是使一个较合理，理智和公正的经济秩序可能带来的利益，能得到更深一层的了解。

过去三十年中，国际经济秩序的客观分析已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根深蒂固的不平衡和不平等，毛发毕露地完全透示出来

了。发达国家继续拥有权力支配着和左右着可以影响到整个国际大家庭的福利的大小决定。因此，发展中国家决定它们自己命运的能力严重地受到限制。

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和援助流通，合适的技术和专门知识的转移，债务和货币问题等可以证明互相关连着的领域里，连续感到失望，因此三十年的忽视和不公平使它们受挫折的感觉益发加深，是可以意料得到的。这种趋势不应该让它继续下去。

国与国之间的互相依存是愈来愈明显了。发展中国家为了可以多参与国际决策过程的前景而感到振奋，是可以理解的。它们要求有掌握和支配那些影响着它们日常生活的各种因素的权利。如发达国家一样，它们也要控制它们本国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便尽量补救它们易受外来影响的弱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旨在促进它们本国的和国际大家庭整体的经济进步。因此必须有更好的新法规来确定各国间货物和服务的公平分配。我认为这对国际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的和平演进和繁荣是不可或缺的。

我并不想在现阶段的辩论中把大家完全熟悉的有关问题的事实和细节告诉大会。然而，请允许我简短申述这次大会所应处理的若干基本问题。

发展中国家没有方法控制它们出口货的价格。它们也控制不了自发达国家进口制成品的价格。此外，它们的出口制成品输入发达国家的市场时还碰到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由于这种种缺点，发展中国家继续因它们初级出口货的价格和价值的变动而遭受损失。这些国家既然极度依赖初级出口货的收益，进口价格和出口价格的相对变动自然妨害了它们的发展努力。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流通方面的弱点不断带来挫折和怨恨，特别是因为它们的贸易收入高出它们从援助，投资及额外流动资金等方式所获得的现值。

国际货币不稳进一步恶化有关贸易的问题。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用作储备金的主要外币经历过若干不利的变动。此外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的趋势和收支差额问题对它们的发展目标造成有害的后果。

我们认为世界目前站在通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关系新纪元的十字路

口。多年来，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束手无策地目睹发达国家强占和掠夺它们的原料和自然资源。它们不断呼吁在国际贸易关系中交往要公道，然而多半只被报以顽强和傲慢态度。如今，发展中国家首次有这样的机会和能力坚持它们开发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并且公平地和公正地分享开发所得的利益，从而协助建立一个有助于缩短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间不然只会日益扩大的差距的新的经济关系结构。

对于成为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主力所在的出口经济的经济发展，原料的重要性是决不会言之过甚的。比方，我国赞比亚就从铜这种商品获得百分之九十的出口收益。别的发展中国家也处于同样不值得羡慕的状况。

正是为了这个原故，赞比亚欢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国家决定提请世界注意它们原料的正当的真正价值。我们将继续全心全意支持任何的一切措施，只要其在提醒世界原料开发应在公正的和公平的方式下使供应者和消费者同时受益。

不过，无可否认的，石油危机的结果使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陷于停顿。比方据估计，发展中国家一九七四年进口石油的帐单将达一百亿美元左右。就拿我国——赞比亚——来说，假定消费量将保持与去年相同的水平，则与一九七三年的三千七百三十万美元相比，一九七四年的石油帐单将达一亿五千六百四十万美元，从而记上一笔史无前例的百分之四百的增加。这笔开支的增加，说轻一点，对我们和对所有不产石油的发展中国家，都有所重大妨害。

发展中国的另一个问题是石油加价很可能提高工业发达国家制成品的价格。同时，如果发展中国家要继续进行它的工业化方案（无论规模多小），资本设备和机器的进口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所说的情形引起了一个紧急迫切的问题：价格急剧上涨的重担将落在、事实上已经落在第三世界经济的肩上。高涨的物价显然会限制消费，消费限制又一定会阻碍到发展和扩充。还有，由于外国债权人急于收回他们的借款，这使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收支差额问题更趋尖锐。这种负担必须减轻。发展中国家除自行努力外还必须受到优惠待遇，使它们能渡过经济呆滞。

我谨提议这次会议对以下的意见加以审议，寻求减轻石油加价对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影响的各种方式和方法。 第一，产油国家原则上应该同意向第三世界的石油消费国提供大量的救济，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包括购油长期软性贷款在内，帮助它们支付进口石油的款项。 第二，产油国应该拨出一部分的石油资源或资金以促进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 第三，我们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各个兄弟国家应运用它们日益雄厚的货币力量，增强发展中国家为制订一个公正的国际贸易和货币的新世界秩序与发达国家进行讨论时的实力。 产油国和非产油国可以在多边的基础上制定执行上述各建议的程度，范围和机构。

我们很满意地看到各国都表现出愿意就有关贸易和货币改革，粮食，人口，适当技术的转移以及能源危机的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多边谈判。 我们对这种趋势表示欢迎。 确实，它标志着以建设性和合作的精神而不是在分裂，混乱和对立的气氛下解决问题的普遍决心，还有，它证实了国际经济关系和国与国之间互相依存关系的事实。 最后，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矫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存的不平衡现象的理想机会。

众所周知，数年前我国联合其他三个主要的铜矿输出国设立了铜矿出口国政府联合委员会（铜出口国委会）。 我们至今仍可以举出这个共同组织的各项崇高目标作为我们数国深切愿望的忠实的简单说明。 我们确认铜矿对我们经济的特殊重要性。 我们认识到在战时和在平时都有必要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维持一个稳定和公平的价格。

我们的基本目标是为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增加由输出铜矿所得的资源，并顾及消费者的利益。

然而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外界曾把不公平，不利的价格强加于我们数国，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事刚结束之后，以及近如七十年代。 最近铜矿加价如果用真正的恒数来表示，仅足赶上年来的旧水平，对我们数国在其间所遭受的大量损失并无所补偿。

正因为有这种无情的往事，铜出口国委会的成员国与其他类似的有关国家才决意要维持和巩固最近平均价格的增进。造成这种增进的固然是外界的力量，特别是工业国家步步上升的通货膨胀和投机，我们铜出口国委会的成员将尽力之所及减低这些不受控制的力量对铜矿价格的影响，这并非对消费国打些什么坏主意，因为矿产输出国对这些国家的经济繁荣最为关切，而只是要为了我们本身的发展而收复我们努力的果实，并为我们向世界提供的无法更新的资源取得补偿。

也许世界各国所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学会分担责任和权力，以便在各国共享繁荣的更高一层的水平上促进世界和平。这种一切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大家共担责任的情形，应该认作是互相依存和创造性的政治手腕的真正标志。

我们非常希望大会这次特别会议将设法认清这些问题的根源，以期设计一个适当的补救办法来纠正国际贸易和货币事务的不平衡现象。为了使我们可以推究根源，就有设立一个适当和有效的机构去研究这些问题的迫切需要。它应该使每一主权国家都能以明确、详细和坦白的方式提出它的主张。

在原料方面，稳定初级产品的价格应获得优先处理。如果发达的消费国和发展中的供应国之间能够作出这样的安排，这将会是迈向稳定发展中国家的收入的重要的一步，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一经稳定下来，它们便能够在可以节制的和合理的范围内确实地规划发展战略。倘若不设立一个有效的谈判方法，这次大会的结果便不见得会全部获得实施。

我们之中若有人声称这些问题并不复杂，那是错误和脱离实际的；但我们行动上所需要的是不自私，客观和现实主义。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应该知道只要它们对那些没有那么幸运的国家仍然保留不公道和剥削的态度，它们本国的人民便不能完成人类应履行的义务。应该认识到只有通过相互合作和支持，各国才能塑造一个比较有秩序和均衡的将来。我们作为第三世界国家谋求在不干涉别国的权利的条件下维护我们真正的独立，同时愿意随时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解决似乎威胁着各国生存的基本问题。我们在赞比亚相信除非有真正的政治决心去执行所达成的任何决

定，否则这次会议很容易会变成白费力气。

因此让我们把可供我们利用的一切力量集合起来以促成这种政治决心。让我们都对准一个方向：创造和加强一个更繁荣的国际社会。

这些都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现在要由我们作出选择。为达成公平分配开发我们个别的资源而获得的利益，为确保我们不任由世界各国经济崩溃，我们可以承认共同合作的必要性。我们可以设法谋求建立一个把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利益都结合在一起的第四世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完全不顾别国的利益，继续各走自己的路。我们可以任由主要强国剥削发展中国家的现有秩序继续下去，这些强国的财富是建立在我们的廉价劳工，我们的善意以及我们未能认识到与我们进行交易的是经济殖民主义者这几点上面的；经济殖民主义者根本没有经济良心，主要关心的是予取予夺，愈多愈好，罔顾我们的利益。

这个世界的各种问题并不起源于分析错误，或者缺乏能够阐明我们共同困难和进退两难情形的言论；也不是起源于看不出必须的解决方法。我只能下这样的结论：这个世界的各种问题仍留在它们起源之地——政治意旨的竞技场。我们多年来一直说贸易条件存在于第三世界危机的深处，我们多年来一直说由于财富的不平均分配，这个各国分别落在经济天平的两极端的世界是不会安稳的。

当我们制定一个新的经济秩序，当我们努力替各个民族和国家建立一个较好和较安全的将来，当我们制定我们互相之间以及与其他各国经济交易的较佳条件的时候，让我们抛弃过去残酷和卑鄙的态度；让我们抛弃各主要强国一贯残酷地使用并在不同的程度上获得成功的施压，掠夺，贪婪，自私和经济勒索等方法。

我国代表团希望并祈求联合国大会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特别会议将会把我们带上建立新的社会和经济秩序的令人振奋的新征途，这个新秩序将会确认并顺应我们生活着的新世界的现实。为了人类团结一致与和平，这是必须做到的。

布兰科先生（乌拉圭）：大会明智的选出莱奥波尔多·贝尼特斯阁下为大会第六届特别大会主席，主持辩论，使我感到无比高兴。我有幸参加了第二十八届会议，当时亦由他担任主席，同时，我很高兴能够再次确认这个拉丁美洲厄瓜多尔名人的高尚品质，而他的国家与我国——乌拉圭——又是许许多多的密切关系的。

大会召开这次特别会议是为了研究原料与发展的课题。

乌拉圭谨在这个讲坛表达它对阿尔及利亚采取主动要求大会审议这个项目，感到如何的喜悦。首先，因为这个项目毫无疑问具有世界性质，因此，选择这个讲坛来讨论是适当的。

我国一向支持以联合国作为依法组织国际关系的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所以这个抉择是与此相合的。而我国及其他国家常常指出的一些弱点，使我们有更多理由要加倍努力，把本组织逐渐变成执行其世界任务的一个更有效机构。

第二，因为这个项目广泛到足以包罗国际经济关系中所牵涉的最困难问题，所以，我感到很欣慰。光是在这个单一议场上所采取的世界性的处理方式，就能够产生一种整体的看法，去和谐地节制以具有复杂内容为其特性的过程。再则，这件事已在联合国、种种不同议场与不同机构中，从不同的角度来作冗长的辩论。因此，现在正是作确定结语和决定应采何种行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在广泛原则与政策上所做的工作化为有效的步骤。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议场上为该项工作下结论并具体地表达于实际的有效的下一步，这是理所当然的。今天的局势是紧迫而严重的，所以，大多数国家都不能再迟延了。

正如议程上所写着的，这个会议的重心是原料和发展。但是，严格地说，这事是不能限于其字面意义的。我们必须理解，而且照七十七国集团所发出的文件及已发表的声明来看也是这样理解的：这事包括政治结构与概念结构的整个问题，因为它正是其中一部分，同时，若分划出来便必然损害其技术上的重要性和政治上的范围。其次，这个项目蕴含着许多来源和种种不同的因素；也只有采取一种世界性的方法，

才能表示其真正的重要性和深度。

因此，除了议程的各个层面及各具体条件外，意思还在于要深入地讨论一个重大问题，而所提出的项目正是一条可循的路，同时又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部分。我是指在一个互相依存的世界的现实基础上进行组织国际经济。那种现实毫无疑问地反映出世界上已不复有任何孤立事件。道德和物质的需要都表示出经济事件及于其中连接的复杂平衡有深切的关系。今日的世界正如基督教所宣扬的，没有人可以救赎自己。所以，我们迫于情势，必须团结，不但视为是政策的履行，而且是道德的标准。这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这种项目照其设想的方式并不是一个新的审议项目。我国和许多联合国成员一起一向都努力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推荐各种原则和规范，使这样广泛的题目受到约束，使其变化因素遵守公正的秩序，同时更将其无比能力导向促进人类在地球上较好的生活。

本组织必须在国际发展战略中找出这许多希望所本的精神。同时，在相同目标的基础上已经开始了各种不同的准备工作。乌拉圭确认这种种努力的价值，并参加了不少。但是，从其达成我们所渴望的国际秩序的效能看来，我们觉得其结果并不满意。也许是因为坚定的政治意志尚嫌不足；或是因为许多声明缺乏实际常识；或是因为有无数不同的尝试，以致缺乏把它们连接起来纳于一个共同的行动之中的整体的看法。

但是，今天的国际与国家经济的紧张状况也许能促使我们铲除这些障碍，并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以达成建立新经济秩序的目的——造成现有制度的彻底改革的解放因素。

目前的世界贸易结构，其特征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出的选择机会极不平等，因此，国际社会已充分注意到需要深入重组这种结构。它又注意到需要改革在布雷顿森林所订的货币制度——这些以固定货币兑价和资金自由流动为基础的规则，已被国际储备货币的贬值和过去几年来震撼了金融市场的投机的浪潮毁灭了。

这种建立一种新秩序的决心是不可少的，这样才能在平等和公正的基础上建立被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发展的国际经济关系上的各国间的互相依存，这样它就能成为一种减少经济差距直至其消灭的积极因素而非消极因素，也就是今天富裕的国家和落后地区之间的越隔越远的差距。

但是这种普遍的认识，以及反映出这种认识而且在联合国范围内举行的许多国际讲坛上都已被一致接纳的原则，都被新的因素，例如石油危机和紧扼工业之要害的原料加价等急切现实所动摇了。超级大国不能象过去一样独力决定其自身的命运。而强国与弱国间也已没有不可攻破的界限。经济和政治力量已不是少数人独享的特权，因为在国际大家庭中有如在社会里一样，贫富是常常对换的，因而产生了一股足以促成深远变化的新力量。

本世界组织召开这个特别会议正是为了应付这一项挑战，而这一项挑战是从经济体系的深处出来的，现在终于达到了要寻求全球团结一致才能解决的政治需要的程度。让我们接受这项挑战，切勿委婉推辞，让我们率直地说话，以副忙迫的人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其中一部分——的祈望。

我们的历史任务是要彻底负起我们的责任并且到处确认这种责任。工业国家的经济体系具有所需的力量与弹性，足以有效地适应这种新情况，所以，我相信它们会对这种变化作出必要的重大贡献。同时，某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目前的情况已成功地增加了它们的资源，并扩大了它们的视界，所以，我相信它们也会作出慷慨的安排。同样，我认为象乌拉圭等其他国家，虽然无可避免地受到暂时的逆境所限制，但是，它们也会积极参与创造一个团结的世界。

原料贸易情况的彻底改变——大部分原料价格上涨，有些仍停滞不前，而供应上有极大困难——是目前局势的特色。

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彼此有极大的差异，正好反映出这一点。

但是，这复杂的不同情况有一共通点，就是原料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角。原料在国际经济中成为新的动因，这种状况却是一个新的初次因素。它们现在绝

对不似昔日随着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了，而是忽然出现成为主因，掌握了新的均衡的枢纽。

变化的情况视所讨论的国家而不同，这种情形说明了传统秩序的此种惊人改变对各国的经济发生了不同的反响。一些国家获得了很大的利益，有些国家却得到消极的效果。

譬如对我国来说，这是一个无比沉重的负担。我国是个纯粹的石油输入者，今年若维持一九七三年的消耗量，便要多付两倍至三倍的钱。若维持原料及工业制成品的消耗量，其输入价格就相当于去年的两倍半，所以，外来的因素就加大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前述我国工业所需的原料的极度缺乏，严重影响了制成品生产，并对就业与各阶级人民的收入有很坏影响。与此同时，对肉类和羊毛两大输出品来说，不但没有得到涨价之助，反之，外面的正常需求转弱了，因而造成整个经济的进一步恶化。

所有这些事都发生在一九七三年底，正当各种不同的指数反映出经济全面复苏的时候。

我所以详细说明与我国有关的事情，是因为它们可以反映出一种不仅限于乌拉圭的局势。二十多个国家——大会的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成员——都面临同样困境。

因此，除了商品恢复了在新的国际经济中一向所担当而且将来必须担当的任务外，目前的局势又反映出一些国家的国内经济所受到的消极影响。这两个问题可以同时解决，就是在这严重局势所产生的刺激下，必须以决心面对现实，把国际经济组织起来。

因此，比较容易做到的事也许是鼓励促成一再延误的政治决定，最后并把我们所确定的宣言和原则化为事实 and 实际施行。

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前述的两个方面——原料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对各国经济所造成的消极效果——都要求成立一个新秩序。同时，其对好几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短期影响又这样大，要这个广大的项目等待一项最后的解释，然后其中所包

含的各项需要才能得到满足，这是既没有常识而又不可能的事。因此，现在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在不妨碍我们从目前危机所得的特殊经验中吸取教训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并在持久的国际经济结构中照顾到这一点。

因此，乌拉圭在其提议中重申，要在本届大会结束时充分照顾到这两个方面。

关于整顿国际经济的问题，必须在改革贸易与财政方面多作努力。过去所做的工作及目前的经验使我们在这些部门中可以找出某些原则及行动来，不但为应付目前的急变，同时，就是对建立一种更稳定和更持久的经济秩序而言，都非通过这些原则和行动不可。

在贸易方面要加强机构，使受到危机的最严重影响的发展中国家能将其得到协助传统及新的输出品打进发达国家的市场；要使在危机中因某些产品的价格上升而获得最大利益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其购买力来扩大上面所说的同类产品的市场；并要就尽量确保产品价格稳定和正常供应方面达成协议，同时更要注意到在目前情况下受到最严重影响的国家因此种局势而制订的优先重点和规章。

这些措施要在不妨碍多边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谈判的情形下，由国际社会采取迅速的行动并用其所有的一切办法来实施。例如，我认为大会应在这种工作继续进行的时候，向工业国家和在目前情况中居于有利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建议，立刻实施所提出的措施，不必等到重组国际贸易秩序获得总的解决时才实行。

至于国际金融制度改革的问题，必须照顾到两点。第一，我们必须朝着改革国际货币制度的方向走，同时必须注意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要使真正的资源通过一种永久的结构流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目前危机中受到影响的国家。这种结构要能解决对正在发展之中的经济发生影响的收支平衡问题，尤其那些因支付为输入在促进持久增长上不能或缺的物品所引起的问题；同时也要找到有效办法去执行造成额外资源去从事发展的概念。

为了使这期待已久的改革能够实现，二十国委员会必须加速其工作。财政问题如不能得到合理解决，许多国家的发展就会永远受到窒碍，同时，此种阻力会使

贸易上的进展到处受到各种形式的限制。

第二，目前的局势除了有改革货币制度的需要外，又有因原料新订价格而使资料集中的特点。与此同时，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我们必须记得有二十多个发展中国家因为是石油及供其工业所需的原料和人民赖以生活的粮食等商品的纯输入国，故因同一过程的恶性效果而受到严重影响。

关于金融问题的适度而广泛的解决方法毫无问题必须包括根据已有的协定利用这些新资源及其他来自工业国家的资源，以便在这个关键时刻，对许多没有足够货币资源或辅助性借债能力的发展中国家的收支平衡退步的情形有所补助，然后再继续不断地这样办理，以便维持发展投资所需的大量资源流动。

我国政府认为，最恰当的方法就是设立一个供紧急及发展用途的特别基金，依我前述的基础来运用。我认为大会可以建议，各捐助基金的国家应达成有关基金的设立、捐款的标准及资源分配的结构等问题的公式。

我已经说明我国政府认为在公正而有效的基础上重新组织一种有效的国际经济的基本措施，及那些为了克服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严重困难而应尽速通过的措施。

但是，无论措施本身的多样性或适用的各部门的差异都反映出有设立协调机构的需要。其目标在于促进各种措施的实行及在每一个部门中促进协调的、和谐的进展，以便各部门之间能作出一致的决定。

大会可以考虑设立一种协调制度的可能性，以求各不同国际机构及国际社会能够一致努力，以应付目前的急变。

除此之外，还应该用最有效程序来找出最危急的局势，以便在不妨碍将来决定采取何种全面措施的情况下执行必要的紧急措施。

同时，大会应建议世界上所有的机构为了广泛利用现有结构而采取一种弹性政策，以便在目前危机中受到最严重打击的经济能得到支持。

总结而言我们建议由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来推动迅速的决定性步

骤，以便在我前述的基础上——就是能够考虑到今日的现实，并能帮助渡过这个危机和促进发展——来重组国际经济；设立一种供紧急和发展用途的特别基金；立刻利用因这个局势而来的剩余资源以促进受到最严重影响的国家在贸易上较为活跃；通过现有结构迅速执行能够照顾到许多国家危险局势的政策；设立一种制度来协调所有这些部门的国际行动；立刻找出最危险的局势，并提出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一致的援助。

这就是乌拉圭以具有建设性的精神来提交大会审议的意见。

目前局势的严重性和影响对我们是一个意外的机会和公开的挑战，可以将我们的声明、目标与计划化为有生命的事实。如今许多例行的方式和方法都已经有了深刻的变化，所以有可能走上一条新的道路——我们曾经梦寐以求和一贯主张的道路。

今天正是行动的时刻。让我们希望不会缺乏勇气、大胆和想象力，以便能够坚持我们所宣扬的理想。

主席：我谢谢乌拉圭外交部长所说的亲切的话。

下午七时十五分散会
